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福尔摩斯探案集(5)

【英】柯南·道尔◎著
姚锦铭 涂小榕◎译

Sherlock Holmes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福尔摩斯探案集 (5)

【英】柯南·道尔◎著
姚锦镕 涂小榕◎译

Sherlock Holmes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第一章 警告

“我以为……”我说。

“我应当这么做。”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

我自信是一个极有耐性的人。可是，我承认，他这样随意打断我的话，且带着嘲弄的口吻，使我很有点不高兴。“说真的，福尔摩斯，”我板着脸孔说，“有时你真叫人有点受不了。”

这时他正埋头沉思，对我的不满没有马上做出反应。他一手支着头，面前放着没动过的早餐，两眼盯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那张纸条。过了一会儿，他拿起信封，将它举到灯前，非常仔细地研究它的外观和封口。

“这是波尔洛克的笔迹，”他若有所思地说，“尽管波尔洛克的笔迹我只见过两次，也可以肯定这是他写的。把希腊字母 ε 的上端写成花体，这就是他写字的一大特点。如果这真是波尔洛克写的，那一定有极为重要的事了。”

他这是在自言自语，并不是对我说的。不过听了他的这番话，我来了兴致，不快的心情也就随之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波尔洛克是什么人？”

“华生，波尔洛克是个假名，不过是一个人的身份符号，可是它背后却有一个诡计多端、难以捉摸的人物。前一封信里，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不是他的真名，还说，要想在这个大都会的数百万人中去追踪他万万办不到。波尔洛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他所结交的那个大人物。试想，鲑鱼和鲨鱼，或者豺狼和狮子——总之，一个本身虽无足轻重的东西一旦和一个凶狠的巨型怪物联在一起，那会怎么样呢？那怪物不仅凶狠，而且阴险——阴险之极。华生，据我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怪物，你听我说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吗？”

“那个臭名昭著、手段高明的罪犯，在歹徒中的名声就像……”

“你真叫我丢人，华生。”福尔摩斯不满地嘟囔着。

“我是想说，却不为公众所知。”

“机灵！你的脑子转得真快！”福尔摩斯大声说道，“真没想到你这个人变得既狡猾，又幽默。华生，这样我可要小心提防着点了。把莫里亚蒂叫作罪犯，从法律上讲，你是对他诽谤——妙就妙在这里！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阴谋家，是一切罪恶的总组织者，是黑社会的首脑，是一个足以左右民族命运的智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一般人对他却毫不怀疑，他从未受到任何指责，他的处世手段又使自己默默无闻，这神通令人叹为观

止。因此，就凭你说的这几句话，他就可以把你拖上法庭，罚你一年的薪水去抵偿他的名誉损失。他不就是《小行星动力学》这部书的赫赫有名的作者吗？这部书在纯数学界占有罕有的高度，据说科学界没有人能对它提出什么批评。这样的人，是可以任你中伤的吗？到时候你就被扣上‘信口雌黄的医生’的帽子，他却得到‘受人诽谤的教授’的桂冠！他可真是个大天才，华生，可是，只要那些小爪牙弄不死我，我们总有出头之日。”

“但愿能看到这一天！”我热情地大声说道，“可是你刚提到的那个波尔洛克，他怎么样？”

“噢，不错，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是整个大链条中的一环，离那个核心的人物不远。波尔洛克这一环并不十分坚固——这只是你我之间私底下说说的秘密。就我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是整个链条中有懈可击的一环。”

“一环薄弱，全局就不牢固了！”

“说的对，我亲爱的华生！因此，波尔洛克就非常重要了。他还不失有起码的正义感，我又偶尔暗地里塞给他十镑钞票，适当地鼓励鼓励，他已经有一两次事先给我送来了很有价值的消息。之所以很有价值，因为它能使我预见并防止某一罪行，而用不着事后去惩办罪犯。我毫不怀疑，如果手头有密码，我们与他联络的渠道就畅通了。”

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平铺在空盘子上，我站了起来，在他身后低头注视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文字排列如下：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道格拉斯 109 293 5 37 伯尔斯通 26伯尔
斯通 9 47 171

“福尔摩斯，你从这些字中能看出什么来？”

“很明显，这是想用来传达秘密消息的。”

“可是没有密码本，密码信毫无用处。”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毫无用处。”

“为什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有许多密码我读起来就像读报纸通告栏那些不可信的消息一样轻松，我只感觉有趣，而感觉不到厌倦。可是这次就不同了，它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要是不告诉我是哪本书的哪一页上，那我就抓瞎了。”

“那为什么又标出‘道格拉斯’和‘伯尔斯通’两个词呢？”

“显然是因为这本书上没有那两个词。”

“那他为什么不指出是哪本书呢？”

“亲爱的华生，你生性机智、灵敏，你的朋友们都为此感到高兴，可你怎么没有想到密码信和密码本是不能放在同一信封里寄的。否则，信件一旦被投错了地方，事情就要败露。像现在这样，只有两封信都出了差错，才会有危险。我们的第二封信早该到了，如果下一封信里不给我们送来解释的文字，或者更可能的是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那就怪了。”

果然不出福尔摩斯所料，过了几分钟，小听差比利进来了，送来了我们所期待的那封信。

“笔迹相同，”福尔摩斯打开信封，说道，“真的还签了名。”当他展开信笺的时候，乐不可支，接着说，“好哇，华生，可以有进展了。”可是他看完信的内容以后，眉头又紧锁起来。

“哎呀，太使人失望啦！华生，恐怕我们的期望都要变成泡影了。但愿波尔洛克平安无事。信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这事儿我不愿再干下去了。太危险了，他怀疑上我了。我看得出来他怀疑上我了。我刚写完通信地址，打算把密码索引给你寄去，完全没有想到他来了。幸亏我把它盖住了。要是被他看到，我可有苦吃了。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出他怀疑上我了。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了吧，现在它对你没有用处了。

弗莱德·波尔洛克

福尔摩斯用手指转弄着这封信，坐了一会儿，皱着眉头，凝视着壁炉。

“没有什么。”他说，“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也许他这是做了亏心事，心虚了。他觉得出卖了他们，可能老觉得别人用谴责的眼光看自己。”

“你说的‘别人’，我想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说对了！那伙人，只要一提到‘他’，都知道指的是谁。只有‘他’才可以对大家发号施令。”

“他怎么有这样大的能耐？”

“哼！这倒是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当有一个欧洲第一流的智囊人物在与你作对，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的一切势力做靠山，他有什么办不到？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朋友波尔洛克显然已吓得六神无主了——请你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这说明，信封上的字是那个恶人突然来访前写的，所以清楚而有力，可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几乎看不清楚了。”

“那他何必写这封信呢？不写不就得了？”

“他怕那样一来，我就会去追问他，找他的麻烦。”

“说的是，”我说，“当然了，”我拿起原来用密码写的那封信，皱着眉头仔细看着，“明知信上有重大秘密，可是又束手无策，破译不了，还不把人急疯了？”

夏洛克·福尔摩斯推开他没动过的早餐，点着烟斗，烟味刺鼻。每当他沉思默想时就离不开这烟斗。“怪了！”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凝视着天花板，说道，“也许缺的是那个马基雅弗利^①的才智，漏过一些东西。那就靠纯推理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个人编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我们就从这点入手。”

“这相当没把握。”

“那么看看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只要我集中注意力研究，不愁破解不了。从这本书我们能不能得到什么启示？”

“丝毫不能。”

“得了，得了，未必糟到这个地步。这封密码信，开始是一个534，这可是个大数字，不是吗？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534是密码出处的页数。可见这是本很厚的书了。这样我们就多少有些收获了。这本厚书到底是哪类书呢，我们有没有别的线索？第二个符号是C2，你看它是什么意思，华生？”

“毫无疑问是说第二章了。”

“不见得，华生。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理由的：既然已经指出了页码，那第几章就无关紧要了。再来看，假如534页还在第二章，那第一章就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思想家、政治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此词亦可代表诡计多端、狡诈无耻之徒。

一定长得令人不愿读下去了。”

“代表第几栏^①！”我脱口而出道。

“高明，华生。今天早晨，你真是聪明透顶了。如果它不是第几栏，那我可就大错特错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设想有一本很厚的书，每页分两栏排印，每一栏又相当长，因为在这封信中，有一个词标的是293。现在我们的推理是不是就此推不下去了呢？”

“恐怕是推不下去了。”

“你太小看自己了，我亲爱的华生。让你的智慧再放一次光芒吧。脑子再动动！如果这本书是一本不常见的书，他一定早已寄给我了。可是，在他的计划夭折前，他并没有把书寄给我，只是打算通过信件把线索告诉我。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这足以表明，他一定认为我自己不难找到这本书。他有这样一本，所以料想我也会有。总之，华生，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

“你的话听起来确实有理。”

“所以我们已经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书分两栏排印，并且是一本常用的书。”

“《圣经》！”我得意扬扬地大声说道。

“好，华生，好！可是，还不够十分准确。要说我还有自知之明，我就不会说那是莫里亚蒂党徒手边不大会有的书。此外，《圣经》的版本那么多，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同。这本书显然是版本统一的书。他知道他的书上的534页肯定和我的书上的534页完全相同。”

“可是符合这种条件的书不多见。”

① 英语chapter（章）和column（栏）的第一个字母均为C。

“对极了，我们的出路恰恰就在这里。我们的查找范围又缩小到版本统一而又人人都会有一本书了。”

“萧伯纳的作品！”

“华生，那就难了。萧伯纳用词雄劲而简洁，但词汇量有限。其词汇很难被选择用来传递一般消息。我们还是把萧伯纳的著作排除吧。由于同样的理由，我看字典也不适合。那么还有什么书籍呢？”

“年鉴！”

“太好了，华生！如果你没有猜中，那我就大错特错了！年鉴！让我们来仔细考虑一下《惠特克年鉴》符不符合条件。这是本常见的书。它我们有需要的那么多页数，分两栏排印，虽然开始保留了一些旧词汇，如果我没记错，它快到结尾时就很啰唆了。”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拿起这本书来，“这是第534页，第二栏，我看这是很长的一栏，是讨论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华生，请你把这些字记下来！第13个字是‘马拉塔’。我担心这个开始不是个好兆头，第127个字是‘政府’，虽然这个字跟 we 和莫里亚蒂教授都不很相干，但至少还有点意义。再看下去。马拉塔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哎呀，下一个字是‘猪鬃’。我的好华生，没有成功！就这么搁浅了！”

他虽然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说得轻松，可是颤动的浓眉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失望和懊恼。我也无可奈何，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凝视着炉火。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默默无言。忽然间，福尔摩斯发出一声欢呼，只见他直奔书橱，从里面拿出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来。

“华生，我们吃了太时尚的亏了！”他大声说道，“因为赶时髦，我们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今天是1月7号，我们非常及时地买了这本新年鉴。看来波尔洛克很可能是根据一本旧年鉴凑成他的那封信的。毫无疑问，如

果他把那封说明信写完的话，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的。现在我们看看第534页都讲了些什么。第13个字是‘There’，这就有希望得多了。第127个字是‘is’——‘There is’（‘有’的意思），”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眼炯炯发光，一个字一个字数着，那细长而激动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

“‘danger’（危险），哈！哈！好极了！华生，把它记下来。‘There is danger—may—come—very—soon—one’（有危险即将降临到某人身上），接下去是‘道格拉斯这’，再下面是‘rich—country—now—at—Birlstone—House—Birlstone—confidence—is—pressing’（确信有危险即将降临到一个富绅道格拉斯身上，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火急）。你看，华生！你觉得纯推理和它的成果如何？如果鲜货店有桂冠这种商品出售，我一定要叫比利去买一顶来。”

福尔摩斯一面破译密码，我一面在膝上把它草草记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我禁不住凝视着这些奇怪的词句。

“他这种传信的方法真叫古怪而费劲。”我说道。

“恰恰相反，他干得太妙了，”福尔摩斯说道，“只在一栏文字里找那些用来表达你的意思的字眼时，你很难指望找到你所需要的每个词。因此你也只好留下一些东西，让你的收信人靠智慧去理解了。这封信的大概意思十分清楚。某个魔鬼正在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作对，不管这个人是谁，信上说明他是一个富绅。他确信——他找不到‘确信’这个字，只能找到与它相近的字‘信任’来代替——事情已经万分紧急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而且是非常巧妙分析的结果呢！”

福尔摩斯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即使在因进展没有达到自己孜孜以求的高标准而暗自失望时，对于自己取得的较好的工作成果还是会客观地为之欢欣鼓舞的。当比利推开门，把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引进屋来

时，福尔摩斯还在为自己的成绩而咯咯发笑。

早在18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亚历克·麦克唐纳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全国扬名。他那时还年轻。可是，由于他把经手的案子都办得很出色，因而已成了深受侦探界信赖的一员了。他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一看就知道具有出众的体力；他那巨大的头盖骨和一双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清楚地说明他的睿智和聪明，他那两道浓眉下闪烁出来的光彩无不流露出他的这种品质。他沉默寡言，办事一丝不苟，性格倔强，说话带有很重的阿伯丁港的口音。

福尔摩斯已经帮他成功办过两起案子，而福尔摩斯自己所得到的唯一酬劳，就是运用智力解决难题而获得的欢乐。因此，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这位业余同行非常爱戴和尊敬，每逢他遇到困难，就来向福尔摩斯求教，态度十分坦诚。平庸之辈看不到人家比自己高明，而有才能之人却能立即发现他人的天才之处。麦克唐纳很有才干，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有辱自己的身份，因为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和经验上，都已经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了。福尔摩斯不善交友，可是他对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十分宽容，对麦克唐纳，他始终笑脸相迎。

“你来得真叫早，麦克先生，”福尔摩斯说，“祝你万事顺利。看得出来，你这一来，我担心又有什么案件发生了吧？”

“福尔摩斯先生，我想，如果你不说‘担心’，而是说‘希望’，倒还更近情理些。”这个警官会心一笑，答道，“好，一小口酒就可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谢谢你，我不抽烟。我还得赶着去现场，因为一件案子发生后，最初的时刻是最珍贵的，这一点你是最清楚不过了。不过……不过……”

说到这里，警官突然停下来，非常惊异地凝视着桌上的一页纸。这是

我草草记下密码信的那张纸。

“道格拉斯！”他张口结舌，说，“伯尔斯通！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哎呀，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了！你到底从哪儿搞到这人名和地名的？”

“这是华生大夫和我两个人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怎么，这两个名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警官茫然不解、目瞪口呆地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可不是？”他说，“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早晨被人残忍地杀害了！”

第二章 福尔摩斯一席谈

对于我的朋友来说，这又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时刻，他就是为这类时刻而生的。如果说这个惊人的消息使他吃了一惊，或者说哪怕使他有所激动，那就言过其实了。尽管在他独特的性格中不存在残忍成性的成分，可是由于长期过度刺激的影响，对这类事他无疑有点见怪不怪了。然而，他的情感固然麻木了，他的理智的洞察力却极端敏锐。这个简短的消息使我感到恐怖，可是福尔摩斯丝毫不露声色，显得颇为镇静与沉着，仿佛一个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溶液里分离出来，已司空见惯了。

“好哇！”他说，“好哇！”

“看来你并不感到吃惊。”

“麦克先生，我不吃惊，只是感到有意思。我为什么要吃惊呢？我从某种途径收到一封匿名信，并知道这封信非常重要。它警告我说危险正威胁着某个人。一小时之内，我得知这个危险已成为现实，那个人已经死了。正像你看到的那样，它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却不吃惊。”

他把信和密码简要地向那警官讲了讲。麦克唐纳双手托着下巴坐着，两道淡茶色的浓眉拧成一团。

“今天早晨我原本打算要到伯尔斯通去，”麦克唐纳说，“我来这里就是问一下你和你的这位朋友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去。不过，从你刚才的话听来，我们在伦敦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并不这样认为。”福尔摩斯说。

“真是活见鬼了，福尔摩斯先生！”警官大声道，“一两天内，报上就该大篇幅争登伯尔斯通奇案了。可是既然在罪案还没有发生以前，伦敦就有人预料到了，那还算得上什么奇案吗？我们只要捉住这个人，其他的就可迎刃而解了。”

“确实如此，麦克先生。可是你打算怎样去捉住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呢？”

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封信翻过来说：“信是从坎伯韦尔投寄的——这对我们没有太大帮助。你说名字是假的。我们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你不是说你曾给他送过钱吗？”

“送过两次。”

“怎样送的？”

“把钱寄到坎伯韦尔邮局。”

“你没有设法去看看是谁取走钱的？”

“没有。”

警官显得很意外，有些诧异地问：“为什么？”

“因为我一贯守信。他第一次给我写信时，我就答应不去追查他的行踪。”

“你认为他背后有人吗？”

“我知道有。”

“就是我曾经听你提到过的那位教授吗？”

“一点也不错！”

警官麦克唐纳微微一笑，他眨巴着眼皮，瞥了我一眼，说：“不瞒你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刑事调查部都认为你对这位教授存有偏见。关于这件事，我曾经亲自去调查过。他很像是位有学问、有才能而令人尊敬的人。”

“我很高兴你们竟赏识起这位天才来了。”

“老兄，他不能不叫人赏识！在我听到你的看法以后，我就决心去会会他。我和他聊过日食的问题。我想不起来怎么会谈到这上面去的，不过他那时拿出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来，一下子就把原理说得很透彻。他借给了我一本书，不怕你笑话，尽管我在阿伯丁受过良好的教育，我还是有些看不懂。他面容瘦削，头发灰白，说话时神态庄严，完全可以当一个极好的牧师。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就像父亲在你走上冷酷凶残的社会之前为你祝福似的。”

福尔摩斯咯咯地笑着，搓着手，说道：“好极了！好极了！麦克唐纳，我的朋友，请你告诉我，这次令人愉快而动人的会见，我想大概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吧。”

“没错。”

“房间很精致，是吗？”

“非常精致——非常华丽，真的，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坐在他的写字台的对面？”

“正是。”

“太阳照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则在暗处，对吗？”

“嗯，那是在傍晚。可我记得当时倒是有灯光照在我的脸上。”

“可能吧。你可曾注意到教授座位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

“我不会视而不见，福尔摩斯先生。也许这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本领。不错，我看见那幅画了——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两手托着头，斜着眼睛看人。”

“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①的油画。”

警官尽力显得很感兴趣。

“让·巴普蒂斯特·格勒兹，”福尔摩斯两手指尖抵着指尖，身子靠在椅背上，继续说道，“他是一位法国画家，在1750年到1800年之间赫赫有名。当然，我是就他的绘画生涯说的。与格勒兹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很高，现时的评价比那时还要高。”

警官显出困惑的神情，说道：“我们最好还是……”

“我们是在谈这件事情啊，”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说，“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与你所称的‘伯尔斯通奇案’有非常直接和极为重要的关系。事实上，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一案件的中心所在呢。”

麦克唐纳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我，勉强地笑着说：“对我来讲，你的思路跳跃得有点太快了，福尔摩斯先生。你省略了一两个环节，可我就摸不着头脑了。这个已死的画家和伯尔斯通事件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切知识对于侦探来说都是有用的，”福尔摩斯说道，“1865年时，格勒兹的一幅题为‘牧羊少女’的画在波梯利斯拍卖时，卖到一百二十万法郎，相当于四万多英镑——即使这样一件琐细的小事，也可以引起你的一系列深思吧？”

^① 格勒兹（1725—1805），法国风俗画和肖像画家，其作品多反映中下层妇女、儿童的日常生活，具有道德说教的含义。